

沙坪歲月憶弦歌

記劉鶴守編「重慶南開校園回憶錄」

● 喻 舫 居

(彩色圖照刊第八頁)

今年(二〇〇四)是南開學校建校百年大慶。天津南開大學、中學、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以及海內外各地校友，都將有隆重慶祝活動。

重慶南開源出天津南開，校風也一脈相傳；但重慶南開在抗戰期間大放異采，校譽雀起，成為戰時大後方全國性的著名中學。又因天津南開在抗戰之初被日軍炸毀，重慶南開便成了母校行政體系的中心以及海內外校友精神依托的象徵。

張伯苓校長為甚麼要遠從華北天津到西南重慶來辦學？人們不得不佩服他的高瞻遠矚與先見之明。自從一九三一年日軍侵佔我國東北三省之後，其亟欲進據華北、宰割中國的企圖已很明顯；而南開師生愛國抗日的表現，也必然首先會遭到日本的打擊。張伯苓當即認為未來進行全面抗戰的大後方，就在天府之國的四川。於是他和中學部主任喻傳鑑一行，親去四川考察，選擇了在水陸交通方便、工商各業繁榮的重慶，另外建立了一所中學作基礎。七七事變後，天津南開果然被炸毀。於是南開學校

校本部與經濟研究所等，便設在重慶，而南開大學則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合併為西南聯合大學，設在雲南昆明。

一九三六年，重慶南開中學在市郊沙坪壩建起。當時是由校友及四川地方士紳捐地出資完成。校舍宏偉，設備齊全。抗戰開始後，國立中央大學也自南京遷來，與原有的重慶大學及多所學院、專校、中學併立於壩上；幾大書局也有分店，著名作家匯聚於此，形成了戰時首都重慶的教育文化重鎮。國際重量級人士來華，必到沙坪壩中大、南開訪問並講演。南開以一中學而受到國際重視，應是實至名歸。

重慶南開中學在抗戰期中聲譽日隆，其成功之處不僅在於學生成績好、升大學比率最高，更可貴的是推行了五育並重的全方位教育。在智育之外，德育、體育、群育、美育都有很好的發展，顯現了具體的成績。南開的校訓「允公允能、日新月異」已成為共同的理念和生活方式。譬如在體育方面，南中的「小五虎」籃球隊，曾戰勝重慶各大學冠軍的中大「松林隊」；在臺灣盛行的棒球，當年南中隊與在華美軍代表隊對壘，使對方在幾局中都居於下風。音樂方面，南中合唱團在市中學組歌詠比賽中囊括了全部冠軍，一時傳為佳話，「四大歌王」也名滿學園。戲劇方面，舞台劇多次演出名家劇作，轟動全市，多次有電影公司及職業劇團來校「挖角」。全市中學各次講演、辯論比賽，習慣講國語的南中屢次獲得個人與團體冠軍。

五育之外，還培育學生開闊視野，聆聽時潮。沙坪壩各大、專、中學聯合籌辦了一個學術講演會，邀請政府名人、社會賢達、專家學者以及訪華貴賓輪流到中大、重大以及南開作講演。其中有美國民主黨總統羅斯福的特使，農經專家華萊士副總統，有羅斯福另一特使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工商鉅子威爾基等。這些名人的風範與講話，更增長了學生對國際形勢與民主政治的認識。

給我印象最深、也使我最為震驚的是，大公報主辦人之一胡霖（政之）先生的一次講演。他劈頭就說：「你們對社會現象

有些不滿。你們討厭那些貪官污吏。但是你們要警惕：你們畢業深造之後，可能成為更先進的、科學的貪官污吏，比傳統的貪官污吏更壞。所以你們要謹記你們的校訓「允公允能」！要「能」，更要「公」！我如醍醐灌頂，汗涔涔下。這種震撼教育，也是重慶南開中學學生難得的際遇。同學間常以校友中「沒有壞人」互勉。我認為這正是南開「公、能」人格教育潛移默化的結果。

重慶南開中學在此一時期人才輩出，在海內外學術事業上大有成就者甚多。在大陸，科學院工程院院長，俱為南中畢業生；兩院院士也近三十人。在歐美也有多人任名校教授或社團領袖；在台灣，醫學生物、鋼鐵重工、文化教育、農業育種、工程建設、港口航運、電子科技等等行業，南中畢業生都卓有成就，難以一一列舉。其中聞名世界、舉足輕重的台灣積體電路公司董事長張忠謀，就是當年沙坪壩上南開中學的學生。

抗戰前後的重慶南開中學（一九三六至一九五〇的十五年間）學校教育為甚麼有如此輝煌的成績？如果閱讀校史，恐怕只有資料性的了解；如果由當年學生來現身說法，寫出他（她）們親身經歷的校園生活、學習心得和師友情誼，才是發自內心的音符，生動活潑的校史，也才能了解這個時期、這個學校、這些老師學生的真實情況。

劉鶴守先生編輯的「沙坪歲月——重慶南開校園回憶錄」，先後六輯共八十餘萬字，是廣搜精選了三百多位各班級校友發表在不同刊物上共五百篇文章的總集，分門別類，系統井然。外界反應認為，這不僅是當年重慶南開校園生活的實錄，而且很多篇章所描寫的人物故事栩栩如生，文情並茂，可作為文學作品來閱讀欣賞。這不僅是一段南開教育史，它也是抗戰大時代大後方的艱苦環境、悲歡歲月、學界風貌以及社會脈動的一曲史詩。讀者可以從中領會到，一所優良學校是如何建立的？校長如

何堅持理念？老師如何認真教學？人才如何培育成長？可以把當年重慶南開中學的學風與今日一些虛浮學風作對比，以期得到見賢思齊的效果。

劉鶴守先生是重慶南開中學輝煌時期，從初中到高中畢業的學生。他誠篤好學，不多浮言。在初三小小年紀，就有「老夫子」的稱號，在老同學中一直沿用至今。他於一九四四年考進熱門的上海交大航空工程系，畢業後曾任交通部門中級主管，卻因鯁直不隨流俗，被輾轉調動，最後在非本行的科學院能源研究所任職。他以踏實的理工學識，在新領域中作出了新成績。一九八三年初夏，他從日本考察研究未來能源專題歸來，道經香港，闊別了四十年的我倆才又重逢。之後不久，他因退休遷居香港，得與一些舊日南開同學過往傾談，我才了解他對文史社會方面的知識也很廣博，文筆也很高明。這段時間，時有文章在報刊發表。當年小小年紀的「老夫子」，今雖老矣，卻有一顆真誠的「童心」。

劉兄在重慶南開中學前後各級校友中是個「名人」，也是一九四四級會組織人之一，級刊「四四萍蹤」的主要催生者。級友恢復聯繫後，他參與推動同學定期組織旅遊聚會。凡此種種，都為高低各班級爭相效法。外間一些朋友感到奇怪：「你們這些老頭兒老太太，哪來的勁頭？從國內外老遠跑來相聚，既花錢又受累，還要爬山涉水，嘻嘻哈哈，結果也都平安無事！」由於「沙坪歲月」六輯這本大書的價值，促請原編者劉鶴守先生再選編為精華本，公開正式發行以便流傳。鶴守兄一本初志，繼續勞心勞力，完成了精編工作。現更作為祝賀母校南開百年校慶的獻禮。

我在讀完全篇後的感想是：「沙坪歲月」精華本，正如我瀏覽過的「綱鑑易知錄」和「二十五史精華」那樣，取精用宏，恰到好處。好書好文章，耐人尋味，更值得關心當代教育事業人士的借鑑。